

先秦儒家哲學

第七講

《孟子》解讀：人性理論

授課教師：傅佩榮教授



【本課程由傅佩榮老師授權使用，您如需利用本作品請另行向權利人取得授權。】

第七講 《孟子》解讀：人性理論

指定閱讀：公孫丑上·6

孟子曰：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運之掌上。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；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，非惡其聲而然也。由是觀之，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；無羞惡之心，非人也；無辭讓之心，非人也；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猶其有四體也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，自賊者也；謂其君不能者，賊其君者也。凡有四端於我者，知皆擴而充之矣，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達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」

孟子說：「每個人都有不忍別人受苦的心。先王有不忍別人受苦的心，才會有不人別人受苦的政治。憑藉不忍別人受苦的心，實施不忍別人受苦的政治，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上轉動東西一樣。我所以說每個人都有不忍別人受苦的心，理由是：現在有人忽然看到一個孩童快要掉到水井裡，都會出現驚恐憐憫的心；不是想藉此和孩童的父母攀結交情，不是想藉此在鄉里朋友中博取名聲，也不是因為討厭聽到孩童的哭叫聲才如此的。由此看來，沒有憐憫心的，不是人；沒有羞恥心的，不是人；沒有謙讓心的，不是人；沒有是非心的，不是人。憐憫心是仁德的開端，羞恥心是義行的開端，謙讓心是守禮的開端，是非心是明智的開端。人有這四種開端，就像他有四肢一樣。有這四種開端卻說自己不能行善，是傷害自己的人；說他的君主不能行善，是傷害君主的人。所有具備這四種開端的人，如果知道要去擴大充實它們，就會像柴火剛剛燃燒，泉水剛剛湧出。假使能擴充它們，足以保住天下；假使不能擴充它們，連事奉父母都做不到。」

指定閱讀：告子上·2

告子曰：「性猶湍水也，決諸東方則東流，決諸西方則西流。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，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。」


孟子曰：「水信無分於東西，無分於上下乎？人性之善也，猶水之就下也。人無有不善，水無有不下。今夫水，搏而躍之，可使過颯；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。是豈水之性哉？其勢則然也。人之可使為不善，其性亦猶是也。」

告子說：「人性就像湍急的水，在東邊開個缺口就向東流，在西邊開個缺口就向西流。人性沒有善與不善的區分，就像水沒有向東與向西的區分。」

孟子說：「水確實沒有向東與向西的區分，難道也沒有向上與向下的區分嗎？人性對於善，就像水對於向下流。人性沒有不善的，水沒有不向下流的。現在，用手撥水讓它飛濺起來，也可以高過人的額頭；阻擋住水讓它倒流，可以引上高山。這難道是水的本性嗎？這是形勢造成的。人，可以讓他去做不善的事，這時他人性的狀況也是像這樣的。」

指定閱讀：告子上·6


公都子曰：「告子曰：『性無善無不善也。』或曰：『性可以為善，可以為不善；是故，文、武興，則民好善，幽、厲興，則民好暴。』或曰：『有性善，有性不善；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，以瞽瞍為父而有舜；以紂為兄之子，且以為君，而有微子啟、王子比干。』今日：『性善』，然則彼皆非歟？」

孟子曰：「乃若其情，則可以為善矣，乃所謂善也。若夫為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惻隱之心，仁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也；恭敬之心，禮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義禮智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故曰：『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。』或相倍蓰而無算者，不能盡其才者也。《詩》曰：『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夷，好是懿德。』孔子曰：『為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！故有物必有則，民之秉夷也，故好是懿德。』」

公都子說：「告子說：『人性沒有善，也沒有不善。』有人說：『人性可以變得善，也可以變得不善；所以，周文王、周武王統治天下，百姓就喜歡善行；周幽王、周厲王統治天下，百姓就喜歡暴行。』還有人說：『有些人生性是善的，有些人生性是不善的；所以，以堯為君王，卻有象這樣的百姓；以瞽瞍為父親，卻有舜這樣的兒子；以商紂為姪兒，並以他為君主，卻有微子啟、王子比干這樣的賢人。』現在您說『性善』，那麼，這些說法都錯了嗎？」

孟子說：「順著人性的真實狀態，就可以做到善，這便是我所謂的性善。至於有人做出不善的事，那不是天生資質的過錯。憐憫心，每個人都有；羞恥心，每個人都有；恭敬心，每個人都有；是非心，每個人都有。憐憫心屬於仁德，羞恥心屬於義行，恭敬心屬於守禮，是非心屬於明智。仁德、義行、手裡、明智，不是由外界加給我的，而是我本來就具備的，只是沒有去省思罷了。所以說：『尋求就會獲得它們，放棄就會失去它們。』人與人相比，有相差一倍、五倍甚至無數倍的，就是因為差的人不能充分實現天生資質啊。《詩經·大雅·烝民》上說：『天生育眾多百姓，有事物就有法則。百姓保持常性，所以愛好美德。』孔子說：『這篇詩的作者懂得人生正途啊！有事物就一定有法則；百姓保持常性，所以就會愛好美德了。』」

指定閱讀：告子上·7

孟子曰：「富歲，子弟多賴；凶歲，子弟多暴，非天之降才爾殊也，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。今夫粦麥，播種而耰之，其地同，樹之時又同，淳然而生，至於日至之時，皆熟矣。雖有不同，則地有肥磽，雨露之養、人事之不齊也。故凡同類者，舉相似也，何獨至於人而疑之？聖人，與我同類者。故龍子曰：『不知足而為屨，我知其不為蕢也。』屨之相似，天下之足同也。口之於味，有同者也；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。如使口之於味也，其性與人殊，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，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？至於味，天下期於易牙，是天下之口相似也。惟耳亦然。至於聲，天下期於師曠，是天下之耳相似也。惟目亦然。至於子都，天下莫不知其姣也。不知子都之姣者，無目者也。故曰：口之於味也，有同耆焉；耳之於聲也，有同聽焉；目之於色也，有同美焉。至於心，獨無所同然乎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？謂理也，義也。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。故理義之悅我心，猶芻豢之悅我口。」

孟子說：「豐年時，青少年大都懶惰；荒年時，青少年大都兇暴，這不是天生資質有如此的不同，而是由於環境深深影響心思的緣故。以大麥為例，播種耙地之後，同一塊土地上，同一個時間種的，都在蓬勃地生長，到了夏至都成熟了。如果收穫有所不同，則是因為土地有肥沃有貧瘠的差異，雨露的滋養以及人工的管理不一樣的緣故。所以，凡是同類的東西，全都是相似的，為什麼一說到人，偏偏要懷疑這一點呢？聖人也是我們的同類。所以，龍子說：『不清楚腳的樣子而去編草鞋，我知道他不會編成草筐的。』草鞋的相似，是因為天下人的腳形是相同的。口對於味道，有相同的嗜好；易牙最先掌握了我們口味上的嗜好。如果口對於味道，人人不同，就像狗、馬與人不同那樣，那麼天下人為什麼都追隨易牙的口味呢？說到口味，天下人都期望嚐到易牙的手藝，可見天下人的口味是相似的。耳朵也是如此，說到聲音，天下人都期望聽到師曠的演奏，可見天下人的聽覺是相似的。眼睛也是如此，說到子都，天下人沒有不知道他是俊美的；不知道子都俊美的，是沒有眼睛的人。所以說，口對於味道，有相同的嗜好；耳朵對於聲音，有相同的聽覺；眼睛對於容貌，有相同的美感。說到心，就偏偏沒有共同肯定的東西嗎？心所共同肯定的是什麼？是道理與義行。聖人最先覺悟了人心共同的肯定。所以，道理與義行使我的心覺得愉悅，正如牛羊豬狗的肉使我的口覺得愉悅一樣。」

指定閱讀：告子上·8

孟子曰：「牛山之木嘗美矣，以其郊於大國也，斧斤伐之，可以為美乎？是

其日夜之所息，雨露之所潤，非無萌蘖^萌之生焉，牛羊又從而牧之，是以若彼濯濯也。人見其濯濯也，以為未嘗有材焉，此豈山之性也哉？雖存乎人者，豈無仁義之心哉？其所以放其良心者，亦猶斧斤之於木也，旦旦而伐之，可以為美乎？其日夜之所息，平旦之氣，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，則其旦晝之所為，有梏亡之矣。梏之反覆，則其夜氣不足以存；夜氣不足以存，則其違禽獸不遠矣。人見其禽獸也，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，是豈人之情也哉？故苟得其養，無物不長；苟失其養，無物不消。孔子曰：『操則存，舍則亡；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。』惟心之謂與？」

孟子說：「牛山的樹木曾經很茂盛，由於它鄰近都城郊外，常有人用刀斧砍伐，還能保持茂盛嗎？當然，它黃昏晚間在生長著，雨水露珠在滋潤著，不是沒有嫩芽新枝發出來，但緊跟著就放羊牧牛，最後就成為現在光禿禿的樣子了。人們看見那光禿禿的樣子，就以為它不曾長過成才的大樹，這難道是山的本性嗎？就說在人的身上，難道會沒有嚮往仁德與義行的心思嗎？有些人之所以喪失他的良心，也就像刀斧對付樹木一樣，天天去砍伐它，還能保持茂盛嗎？經過黃昏晚間的生長，出現了天剛亮時的清明之氣，他的好惡與一般人相近的也有了一點點，可是她在白天的所作所為又將它壓制消滅了。反覆地予以壓制，他在夜裡滋生的氣息就無法保存；夜裡滋生的氣息無法保存，他就距離禽獸不遠了。人們見他像個禽獸就以為他不曾具有人的資質。這難道是人的真實狀態嗎？因此，如果得到滋養，沒有東西不生長；如果失去滋養，沒有東西不消亡。孔子說：『抓住它，就存在；放開它，就消失；出去進來沒有定時，沒人知道它的走向。』大概說的就是人心吧？」

指定閱讀：告子上·11

孟子曰：「仁，人心也；義，人路也。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人有雞犬放，則知求之；有放心，而不知求。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」


孟子說：「仁德，是人要保住的心；義行，是人要依循的路。放棄這條路而不跟著去走，喪失這顆心而不知道去尋找，真是可憐啊！一個人，雞和狗走失了，知道去尋找；但是心喪失了，卻不知道去尋找。學習及請教的原則沒有別的，就是找回喪失的心而已啊。」

指定閱讀：告子上·15

公都子問曰：「鈞是人也，或為大人，或為小人，何也？」

孟子曰：「從其大體為大人，從其小體為小人。」

曰：「鈞是人也，或從其大體，或從其小體，何也？」

曰：「耳目之官不思，而蔽於物。物交物，則引之而已矣。心之官則思，思則得之，不思則不得也。此天之所與我者。先立乎其大者，則其小者弗能奪也。此為大人而已矣。」

公都子請教說：「同樣是人，有的成為德行完備的人，有的成為平凡百姓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孟子說：「順從重要官能的就成為德行完備的人，順從瑣碎官能的就成為平凡百姓。」公都子說：「同樣是人，有的順從重要官能，有的順從瑣碎官能，又是什麼緣故？」孟子說：「耳朵、眼睛這類器官不會思考，所以被外物蒙蔽。因此，一與外物接觸，就被引誘過去了。心這個器官是會思考的，一思考就覺悟道理與義行，不思考就無法覺悟。這是天賦予我們的器官。先確立重要的部分，瑣碎的部分就不能取代了。這樣就可以成為德行完備的人。」

討論題目：請問孟子「四端」的說法是獨斷論嗎？此說跟「性相近習相遠」一致嗎？請評論之。

延伸閱讀：(1)《予豈好辯哉：傅佩榮評朱注四書》：《孟子》部分第 6~10 篇

(2)〈孟子的人性向善論〉

第八講 《孟子·盡心上》解讀：盡心知性知天

指定閱讀：《孟子·盡心上》1、2、4、15、16、20、21、38

討論題目：請問在孟子哲學中，道德規範的共識是如何形成的？請評論其說。

延伸閱讀：(1)《儒道天論發微》第六章：孟子

(2)《予豈好辯哉：傅佩榮評朱注四書》：《孟子》部分第 11~16 篇

版權聲明

頁碼	作品	版權標示	作者/來源
2	孟子曰：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……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」		《孟子·公孫丑上·六》
2	告子曰：「性猶湍水也，……人之可使為不善，其性亦猶是也。」		《孟子·告子上·二》
3	公都子曰：「告子曰：……孔子曰：『為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！故有物必有則，民之秉夷也，故好是懿德。』」		《孟子·告子上·六》
4	孟子曰：「富歲，子弟多賴……故理義之悅我心，猶芻豢之悅我口。」		《孟子·告子上·七》
4-5	孟子曰：「牛山之木嘗美矣……惟心之謂與？」		《孟子·告子上·八》
5	孟子曰：「仁，人心也……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」		《孟子·告子上·十一》
5-6	公都子問曰：「鈞是人也……先立乎其大者，則其小者弗能奪也。此為大人而已矣。」		《孟子·告子上·十五》